

XinPiPing WenJi

BaiHuaWenYiChuBanShe

赵毅衡
编选

「新批评」

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新批评」文集

赵毅衡
编选

2108.8/1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卞之琳等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99-3

I. 新... II. ①赵... ②卞... III. 新批评派-文集
IV. I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13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125 插页 2 字数 541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5.00 元



赵毅衡

1943 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968 年南京大学毕业，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1987 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博士，现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主要英文著作有《The Uneasy Narrator》,《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等；主要英文编译有《Chinese-American Poetry》,《The Lost Boat: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Abandoned Wine》等。

主要中文著作有《远游的诗神》、《新批评》、《文学符号学》，论文集《必要的孤独》、《窥者之辩》、《礼教下延之后》等。另有小说集《居士林的阿辽沙》，散文集《豌豆三笑》、《西出洋关》等。

责任编辑
刘雁

封面设计
王书朋

编者说明

本文集编选的目的仅为研究者提供原始材料,因此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新批评派自己的文章。在每篇入选的文章前都加了简短的编者按,其主要目的是介绍一些与此文有关的背景材料,介绍未选入本书的文章中的有关内容,以便使这些文章尽可能联成一片,而使读者不至于孤立地看这些文字。在可能的情况下,编者按中还提请读者注意新批评派这些论文中的谬误之处,或指出其中可取的论点。但没有一篇编者按是试图对文章作全面评价的,我们把这工作留给读者来做,这样更符合本书的编选目的。

第一部分内的篇目,基本上按年代先后排列,在个别情况下,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看清新批评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编排次序与时间次序略有不同。

赵毅衡

二〇〇〇年十月

声 明

由于本书原作者均已去世,译者中也有一部分未能取得联系,我社已委托天津版权代理中心代为处理版权事宜,并将稿酬寄存该处。请有关人士见此书后与我社或天津版权代理中心联系。特此声明。

引 言

新批评 (The New Criticism) 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派别，它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肇端于英国，三十年代形成于美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六十年代开始“自卫”，七十年代后地位让给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新的文论派别。但是，其影响在西方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文学系还会要求学生做个“新批评式的细读”。因此，新批评不仅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成为西方文论沉淀下来的基础。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瑞恰慈、燕卜苏等人长期在中国讲学，由于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方的中国文学界要角相当多，新批评派对中国理论界的潜影响，实际上相当深，值得重视。

新批评是一种现代形式主义文论。

形式主义文论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 (aestheticisme) 或称“为艺术而艺术” (l'art pour art)。这种文学主张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界已受普遍嘲笑，甚至形

式主义 (formalism) 这个词也几乎成了贬义词。新批评派的主将兰色姆就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一切不称职的主义一样，是空洞的，在理论上对批评家很少用处”；布鲁克斯强调他们“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

新批评派一直试图给自己改一个“更正确的名字”；“本体论批评” (ontological criticism)；“反讽批评” (ironical criticism)；“张力诗学” (tensional poetics)；“结构批评” (structural criticism)；“分析批评” (analytical criticism)；“语境批评” (contextual criticism)。也有人建议用“文本批评” (textual criticism)；“客观主义理论” (objective theory)；“诗歌语义学批评” (semantic criticism of poetry)。甚至，在新批评势力最盛时，新批评派曾不客气地僭称“现代批评” (modern criticism)。各种名称都叫过，就是不敢或不愿称自己为形式主义。只有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有一两次爽直地大字直书自称“形式主义批评”，但立即又辩解说提倡形式主义的目的只是补苴时弊，即使矫枉过正，也是出于策略。

被称为新批评派“最近的亲戚”的俄国形式主义，他们的这个名字也是被论敌加上的。苦于这称呼之不名誉，罗曼·雅柯布森 (Roman Jakobson) 等人迁居捷克，形成“布拉克语言学小组”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后，就想出了“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这个名称。很多结构主义者不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而且指摘俄国形式主义过分重视形式。

但十九世纪的形式主义者却从不遮遮掩掩。他们在占统治地位的“布尔乔亚道德派”面前几乎是故意挑衅地用“为艺术而艺术”来招摇：只有他们敢于“拜倒在形式美脚下”以羞辱“物质主义庸人”。

我们说新批评派和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一样是形式主义，因为面对一个文学基本问题，即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他们的回答与传统形式主义没有区别：他们明白宣称形式比内容重要，甚至形式产生内容。同样，俄国形式主义没有被叫错，因为他们主张内容只是作为形式的一个方面而存在；布拉格学派也声称技巧“高于内容，比内容长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尔特（Roland Barthes）声称他们的理论“不是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关于内容的条件即形式的科学”。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结构主义在形式主义的某些方面比新批评派走得更远。

形式至上论必然导致一连串其它论点，包括主张艺术自足，排斥“非艺术”批评标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形式主义者之间的继承脉络是分明的。有论者认为王尔德的著名公式“生活模仿艺术”预示了主导结构意识观念，因此王尔德是个“还没这名称时的结构主义者”。我们对照新批评的文学赋予生活以秩序的观点（见第二节之四），也可以说王尔德是“还没这名称时的新批评派”。

但是，文学理论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各种形式主义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即使在上述作为形式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几个问题上，它们的处理方法，或辩解立场也大不相同。不错，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者，但正是因为新批评派对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其它形式主义的特殊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才值得我们给予单独的研究。新批评是现代英语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派别，是我们理解现代西方文论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弄清它与其它形式主义不同的一系列特点。

作为文学理论，没有一个流派能脱离哲学和美学基础。整个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源出于十八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但新批评派正确地指出唯美主义是曲解了康德美学，至少是把“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作口头禅加以粗暴的简单化了。新批评派努力溯回“真正的”康德美学，例如兰色姆要求回向“无感知的概念是空洞的，无概念的感知是盲目的”从而“想象与理性携手共居于这个真实世界”的康德主义；瑞恰慈要求回向“想象力与知解力协和统一”的康德思想。但是，笔者认为，也正是由于康德哲学唯心主义本质过于显露，新批评派不得不求助于从本世纪各种企图更巧妙地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哲学流派；正是由于康德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带着康德美学很难跳出旧形式主义的狭隘圈子，新批评派不得不向黑格尔辩证法请教。本文虽不能深论美学一哲学问题，但为了判明新批评派某些论点的由来，不得不简要地触及现代哲学和美学中的若干问题。

所有的新批评派都矢口否认他们是名为“新批评”的一个文学理论派别的成员。艾略特仅承认这个词的流行“只能表示这一代批评家无论有多大分歧，都与上一代有根本不同”。把“这一代”改成“这一批”，艾略特的话就颇有道理。落在这个相沿成习的名称下的批评家情况很不相同，新批评派该包括哪些人，各种文论史也说法不一。实际上，“新批评”这词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变得如此时髦和含混，以至“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批评家都曾被人称作‘新批评派’”。在进入正文前，我们不得不把本文所讲的新批评派的范围大致说明一下。我们检查有关新批评的文献就可发现范围划得不一样，被称为“新批评”理论的具体内容就会大不相同。

新批评派的全部历史持续约四十多年，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粗略地分成三个时期：前驱期（1915—1930）；形成期（1930—1945）；极盛期（1945—1957）。

新批评派的远祖是英国美学家 T·E·休姆（T. E. Hulme, 1883—1917）。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间的文学活动帮助形成了英美现代诗歌的第一个诗派——意象派，但他的文学思想远远超过了意象派的实践所能体现的程度，而直指新批评派。休姆实际上是以一篇文章——一九一五年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现代英美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这篇文章宣布浪漫主义时代已结束，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时代即将来临。

诚然，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浪漫主义的确成了强弩之末。正统的、“官方的”浪漫主义，如英国的以丁尼森等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主义，法国以夏多布里昂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确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厌恶此种浪漫主义的人中，有马克思：“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和在内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① 这样的浪漫主义，的确到了应该被扬弃的时候了。

休姆并不是反浪漫主义的先知。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不少借自前人。例如他认为浪漫主义尽是些“湿漉漉的”作品，整个浪漫主义围绕着一个词“飞”，“朝着无限飞翔”；而古典主义之宝贵就在于其“有限意识”（limitedness），这几乎是在重复海涅半个世纪前说的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02页。

但休姆的批判有两个特点：一是把浪漫主义与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划等号；二是认为“新古典主义”时代需要以“原罪说”为基础，而以秩序自律。这给整个新批评定下了思想倾向的保守基调。例如后来艾略特与浪漫主义文论家争论时就径直把对方叫做“辉格党”，兰色姆强调现代诗是“有罪的成人”的诗。

新批评的另一个远祖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庞德是一九一二年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New Poetry Movement）的核心人物，对美国现代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庞德的理论比休姆还要散乱，但是他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极端关注和自称取法自中国的“象形文字论”（ideogrammic method）不仅对现代文学影响巨大，而且推动了现代文论中对语言研究的重视。

新批评的直接开拓者是美国—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T·S·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和英国美学家、批评家 I·A·瑞恰慈（I. A. Richards, 1883—1981）。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是艾略特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最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他于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其中有几篇文章成为新批评一些重要思想的源头。

艾略特的批评和创作都可以以一九二七年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时为分界线。一九二七年以后，他越来越倾向于从宗教正统出发作道德式文学批评。因此，在新批评派兴起后，他从来没有同意过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

然而，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文章，还是写在早期的那些，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文学评论家：

文字劲练，见解深刻，往往道他人所未能道。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他的观点往往是零星的、散乱的，缺乏完整的严密的论证，而且后期与前期观点矛盾之处甚多。实际上他只写散篇论文，从未写过完整的理论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他激发了新批评派潮流。

瑞恰慈写于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上半期的七本文学理论与美学著作，试图把现代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这几本著作：《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5）；《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 1926）；《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1929）；《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 1936），对西方现代批评各派，尤其是新批评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提出的一系列论点，都由新批评派的研究而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新批评派主流断然拒绝瑞恰慈的心理学方法，但即使在反心理学立场上，新批评的理论也是在与瑞恰慈辩驳中发展起来的。

西方文论史家不少人试图把英美现代批评分成艾略特和瑞恰慈两大系统。有人认为新批评派应置于艾略特门下，也有人直接把瑞恰慈称为新批评派首脑。应当说，新批评派正是早期艾略特与瑞恰慈结合的产物，前者提供了思想倾向和一部分重要论点，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但新批评派对他们二人的理论是有取有舍的，无论艾略特或瑞恰慈，都只是在部分问题上与新批评派主流一致。

新批评虽然源出于英国，却繁荣于美国。美国“新诗运动”中形成了许多诗派。一九二一年美国南方田纳西州梵得比尔特大学教授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领衔，与他的几个同事和一批学生出版了一本小

诗刊《逃亡者》(*The Fugitives*)。一九二五年因为该诗派的主要人员渐渐星散,杂志停刊。

在这以后,兰色姆与原《逃亡者》诗派的三个学生,即艾伦·退特(Allen Tate, 1888—1979)、克利安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与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三人保持通信来往,并且都从诗歌创作转向文学批评。三十年代中期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书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兰色姆的论文《诗歌:本体论笔记》(*Poetry, A Note on Ontology*, 1934)和文集《世界的肉体》(*The World's Body*, 1938);退特的论文《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 1938)和文集《关于诗和思想的反动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1936)、《疯狂中的理智》(*Reasons in Madness*, 1941)。但影响最大的是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大学文学系课本《怎样读诗》(*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这一系列著作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特点明显的文字理论系统,当时还没有“新批评”这个名称,他们被称为“南方批评派”(The Southern Critics),但新批评派的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已提出。

一九四一年,兰色姆出版《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评论艾略特、瑞恰慈和艾伏尔·温特斯(Yvor Winters, 1900—1968)等几个人的理论,他称这批人为“新批评家”,但他对这几个人的理论并不满意。全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征求本体论批评家”,明显地表示他以及他理想中的文学理论不可能在这些“新批评家”中找到。

不料此书一出,“新批评”这个名称就正式流行开来,而且,出乎兰色姆所料,此词所指的主要是兰色姆自己和他的几个学生组成的“南方批评学派”。虽然新批评派一直对这个有

些自夸味而意义不明确的称呼表示不满。我们在本书第一节中点过他想更改的一些名称，但在“新批评”此词大行其道后，他们也就只好接受了。

兰色姆是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洗去了心理学因素，从而把新批评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textual criticism）基础上。有论者认为兰色姆是柯尔律治以来一百年中最重要的英美文论家。但是在一系列观点上他与他的学生不合，甚至多次卷入与他们的争论。从我们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新批评派的真正核心，是他的上述三个学生。

大部分现代美国文论史还把三十年代开始活跃的另外几个批评家算作新批评派，他们情况不太相同：布拉克墨尔（R. P. Blackmur）是新批评细读式批评方法的出色实践者，他偶尔谈理论时（例如著名的“姿势论”）却难与“新批评”合拍；肯尼思·勃克（Kenneth Burke）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试图把异化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和弗洛伊德主义合成一个庞大的“象征行动”体系。这些人被算成新批评恐怕是因为他们多少对文学的形式分析比较关注。实际上布拉克墨尔开始其批评生涯比其它美国新批评派都早。在新批评派刚形成时，他的文章《批评家的任务》还认为“始终存在的危险是排除某种特定理论之外的有价值的观点”。可是到了一九五六年他也只好承认：“人家攻击我时，总把我当新批评派攻击，说我好话时，就说我是如何偏离了新批评。”无论如何，布拉克墨尔是公认的新批评派一个重要的批评家。而勃克要到结构主义时代才被“重新发现”。

瑞恰慈离开文学研究后，他开创的学派在英国实际上几乎

后继无人，只有他的学生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一九三〇年在瑞恰慈对他的一份作业的批改后发下写出《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一书，把瑞恰慈的语义学文学理论用于批评实践，成为新批评的第一个实践范例。此书对现代西方诗歌的影响极大，以至有论者把现代诗分为“前燕卜苏”与“后燕卜苏”（Pre - Empsonian and Post - Empsonian）两个阶段。但是，燕卜苏的第二本书《牧歌的几种变体》（*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就离开了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形式主义。其理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与原型批评，很像肯尼思·勃克。因此，我们把燕卜苏视作一个重要的新批评家，只是指《含混七型》一书而言。

三四十年代在英国有重大影响的《细察》（*The Scrutiny*）杂志批评派别，曾被认为是与“南方批评派”相对应的英国文论派别。这一派最主要的批评家是F·R·李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其余主要人物有其妻子Q·D·李维斯和L·C·奈茨（L. C. Knights, 1906—1997）、马丁·塔纳尔（Martin Turnell）等人。但他们除了“细读法”和语意分析批评方法与新批评相近，其它方面很不相同：他们更着眼于道德批评，而认为瑞恰慈与燕卜苏等人的批评方法“忘记了诗歌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不把《细察》派作为新批评派的支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极盛期。他们原是以反学院派自居的“在野党”，布鲁克斯直到一九四三年还在抱怨新批评派“在大学中毫无影响可言”。到了战后，新批评派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了统治地位。此时，大批文论家、美学家、大学教授归附新批评派。当时的文学理论教科